

〔英〕雪来著

伊斯兰的起义

王科一译

Percy Bysshe Shelley
The Revolt of Islam

本书根据 Thomas Hutchinson 编 "The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of P. B. Shelle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7 年版并参考 "Laon and Cythna"

Julian Edition, 1929 年版译出

伊斯兰的起义

[英] 雪 莱著

王 科 一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1 插页 3 字数 217,000

1978 年 5 月新 1 版 197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原上海文艺版)

书号: 10188·20 定价: 1.10 元

內 容 提 要

《伊斯兰的起义》是雪萊早期的人生抱負、哲学見解和美学思想的結晶。

詩中的主人公萊昂是一位詩人，眼看暴君橫行无忌，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便积极宣扬真理，喚醒祖国人民起来反抗，在黄金城发动革命。他的情人茜絲娜也幫着他喚醒妇女，共同促进人民解放的大业。可是暴君被打倒以后，萊昂又从“仁愛”出发，說服激怒的革命人民饒恕了暴君，卒使暴君卷土重来，屠杀人民，把萊昂和茜絲娜活活烧死。两位革命愛侶从容就义，慷慨高歌：“我們的死亡会促进人类的前程。”

圍繞着这个故事，雪萊狠狠抨击了欧洲反动君主締結“神圣同盟”前后十年間对内实行专制暴政、对外鎮压民族革命的罪行，揭露了宗教騙子与暴君沆瀣一气、愚弄人民的猙獰面目，并以“善”必战胜“恶”的原则，預言法国革命所沒有爭取到的民主自由必将在今后的努力中获得实现，人类的明天必将灿烂輝煌。

原 序

现在我奉献于世人的这个诗篇，仅仅是一种尝试，我简直不敢指望获得什么成功；即使是一个成名的作家，做不好这个尝试，亦不足引为羞辱。这篇诗是对于公众思想气质的一种试验——试验那些开明而有教养的人渴望改善社会道德和政治风气的心情，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胜过那曾经摇撼我们时代的风暴。¹我设法运用了音律和谐的语言，联翩的飘逸幻想，人类情操的种种急躁而微妙的变化，运用了构成一个诗篇的一切要素，借以宣扬宽宏博大的道德，并在读者心目中燃起他们对自由和正义原则的道德热诚，对善的信念和希望；这些，决不是暴力、曲解或偏见所能使其绝迹于人间的。

为此，我采用的这个故事，既从极大的普遍性方面着眼于人类情操的阐述，又复缀以种种感人的、富有浪漫气息的事件，鄙弃一切虚伪的谰言和陋规，引起每个心灵的共鸣。我并未企图用一套完整的论据去推行我的主张，以代替人类现行的主张。我只是要唤醒人们的情感，从而使读者明了真正的德行之美，并激励他们从事探讨——我就是通过这种探讨而树立了我的道德和政治信仰，我对于人世間某些极其辉煌的智力的信仰。因此这首诗是叙事式的，而不是说教式的（第一

歌例外，完全是序論性质)。詩中一系列的畫面展示了：熱中于美德并致力于人類愛的那樣一顆心靈的成長和進展過程；它怎樣促使想象、穎悟、感覺等方面極其莽撞而異乎尋常的衝動獲得陶冶與淨化；它對於“光天化日下人壓迫人的一切現象”的忍無可忍；它想要喚醒群眾的希望、启发人類和促使人類進步的意願；實施這種意願的迅速效果；一個龐大的民族怎樣從奴役和屈辱中覺醒過來，并真正理解了道德的尊嚴和自由；以不流血的方式推翻壓迫者；揭露那些欺騙人民走上听天由命之道的宗教騙子；成功的愛國主義所具有的寧靜氣度；真正的博愛所具有的寬容和仁讓；僱傭士兵的卑劣和野蠻；不以懲罰和憎恨、而以仁愛和憐憫對待罪惡；暴君的背信棄義；全世界統治者的聯盟²；被廢黜的王朝勾結異國軍隊進行復辟；愛國者的慘遭屠殺和撲滅；既存政權的得勝；專制法統所造成的種種後果——內戰、飢饉、瘟疫、迷信，家庭情感的完全破滅；鼓吹自由者被錯判死刑；壓迫者的得意一時及其最後必然崩潰的確切不移的預兆；無知和謬誤的短暫，天才和美德的永恒。這就是構成我這個詩篇的一系列畫面的輪廓。如果我在這個故事中著意渲染的這些高尚情操，并不能引起讀者的普遍激動，對美德的熱烈渴望，不能給他們引起一種與卑劣欲念不能相容的、深沉而強烈的嚮往之心，那也不要把這種失敗歸咎於這些崇高而激動人心的主題，認為它不足以引起人類的共鳴。既然詩人的靈感及其成果是由于出現在他腦海里的種種栩栩欲生的形象和感覺而構成的，那麼，詩人的職責就在于：把他自己從這些形象和感覺中所得到的愉快和熱誠傳達

于他人。

法国革命时期中过份走极端的做法³，曾一度引起象猖獗的瘟疫一样的恐慌，各阶级无不受其侵袭。这种恐慌后来才逐步趋于稳定。一个受了几世纪欺騙和奴役的民族，一旦他們的镣铐获得了部份的解脫，是不能象自由人那样以智慧和靜穆而自持的，但人們再也不会因此就认为，人类今后应当世世代代承受这笔无知和苦难的遺產。他們当年的行为，除了粗暴和輕率以外，不可能有別的特点，这是一个历史事实：自由固然可以因此而充份推行，虚妄亦因此而缺陷毕露。人类事件中本来就具有一种急流涌退的状态⁴，它往往会在暴风雨之后，把人类破碎的希望载入一个安全的港口。在我看来，今天的人們都已經熬过了一个失望的时代。

法国革命可以看作文明人的一种普遍情緒的表现，其所以造成这种情緒，乃是由于当时社会的知識水平不能适应当时政治制度的改革或逐步废除問題。这种情緒造成了种种重大的危机，1788年可以看作危机肇始的年头⁵。这事件引起了每个人的共鳴。那些最宽宏、最厚道的人，也正是那些在最广泛的程度上参与了这种共鳴的人。可是那种尽善尽美的要求，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那一次革命在各方面都是无往而不利，那么，暴政和迷信就不值得我們切齿痛恨了，不妨拿一个俘虏作譬喻：如果镣铐的毒锈还没有侵蝕到他的灵魂，那么，他只消用手指輕輕拨动一下，就可以打开这副镣铐。那一次由于許多鼓动家的粗暴和暴政的一再复辟所引起的剧变是可怕的；其影响所及，在整个文明世界里可謂无远弗届。

在那种富則穷奢极侈、穷則难免餓殍的社会里，被灾难压得呻吟不已的人怎么会听取理性的呼吁呢？昨天还是一个横遭践踏的奴隶，今天就可能一下子变得心胸开阔、忍让为怀、独立不羈嗎？要获致这种成果，有待于世世代代的德智兼备之士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始終不渝的希望，飽經磨折而始終保持其信心的那种勇气，經過有系統的努力，来开创社会风气。这是經驗所提供的教訓。但是，在法兰西爭取自由的进程中，希望一經遭到挫折，迫不及待的求善心情却忽略了这些問題的解决，以致这种心情本身也由于意料不到的結果而一度趋于湮灭。于是許多极其热誠、极其好心、崇尚公众利益的人們，片面地看了一下他們所叹息的某些事件，便以为他們的满怀希望已遭到悲慘的破灭，因此造成他們精神上的破产。于是意气消沉和厌世心理便成了我們这个时代的特征，成了沮丧中的安慰，而这种沮丧也唯有在不知不觉地夸大其本身失望的过程中获致解脱。影响所及，使得一代文学也受到作家們失望情緒的沾染。形而上学⁶也好，伦理科学和政治科学方面的探討也好，簡直无异于徒劳无益地企图复活某些已經被推翻的迷信，甚至淪为馬尔薩斯之流⁷的詭辯，其用意无非是为了保証人类的压迫者千秋万世的跋扈飞扬。我們的小說和詩歌中也同样籠罩着这种富有传染性的、意气消沉的阴影。可是在我看来，人类正在从渾渾噩噩中觉醒过来。我似乎觉察到一种緩慢的、逐步的、无声的变化。出于这种信念的支使，我写了这个詩篇。

我不敢妄图与我們当代最伟大的詩人們比高下。可是我

也不愿追随任何前人的足迹。凡是他人独创性的語言风格或詩歌手法，我一概避免摹仿，因为我认为，我自己的作品纵使一文不值，毕竟是我自己的作品。我也决不贊成仅仅在文字上別出心裁，致使讀者忽略我可能已經体现在作品中的主題綫索，却一味折磨他們去根据文学批評的原則探索我的技巧。我只是把我的思想用极其明朗而适当的語言表现出来而已。一个熟悉自然、熟悉人类最杰出的著作的人，在語言的取舍方面，是难得不根据直觉办事的，其实直觉本身就是熟悉了这种情况而产生的。

詩人應該受到一种特定的教育，否則他的天才和灵敏的感受力就不能發揮尽致。誠然，腦力迟鈍、观察力不灵敏的人，不可能单凭教育就享有詩人的称号；腦力并不迟鈍、观察力也并不失之灵敏、但是辞难达意、或是辞不达意的人，也不能单凭教育而享有詩人的称号。我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后面两种人之中的某一种人，我不得而知。我希望比上述情况略胜一筹。我凑巧受到过这方面的教育，这倒是有利于我这样一种抱負的。我从童年就熟悉山岭、湖泊、海洋和寂靜的森林。我与“危险”結成了游伴，看它在悬岩峭壁的边緣上嬉戏。我曾踏过冰封的阿尔卑斯山，曾在白朗峰之麓居住⁸。我曾在遙远的原野里漂泊。我曾泛舟于波瀾壯闊的江上，日以继夜地驶过山間的急湍，看日出、日落，看满天繁星閃现。我见过不少人烟稠密的城市，处处看到群众的情操如何昂扬，磅礴，低沉，递变。我见过暴政和战争的明目张胆、暴戾恣睢的场景；多少城市和乡村变成了零零落落的断壁废墟，赤身裸体的

居民們在荒涼的門前坐以待斃。我曾與當代不少的天才人物交談。古希臘、羅馬的詩歌，現代意大利詩歌，以及我們本國的詩歌，一如外在的自然風光，對於我始終是一種熱愛，一種享受。我就是從這些泉源中吸取了我的詩歌形象的養料。我曾經從最廣泛的意義上來看待詩歌；我曾經讀過我所能理解的詩人、歷史家和形而上學者⁹的著作，把壯麗的大地風光看作詩人應當加以體現、加以融匯貫通的各种自然元素的共同泉源。然而，我所提及的這些經驗和感受本身，並不能使人成為詩人，而只是使他們具備了作為詩人的聽眾的條件。至於詩歌的一個更重要的特點（也即將我自己胸中的感受引起別人共鳴的那種能力），我究竟掌握了多少，老實說，我自己也不得而知；這還得看我這首詩在讀者中間產生的效果如何，我衷心盼望着讀者的見教。

上面說過，我避免摹仿當代任何作家的風格。但是，在任何時代，同時代的作家總難免有一種近似之處，這種情形並不取決於他們的主觀意願。他們都少不了要受到當時時代條件的總和所造成的某種共同影響，只是每個作家被這種影響所滲透的程度則因人而異。帕里克爾斯時代的悲劇詩人¹⁰是如此，意大利的古學復興者¹¹亦復如此；乃至宗教改革以來出現於我國的那些偉大的才智之士，*遼譯《聖經》*¹²的許多翻譯家，*莎士比亞*，*斯賓塞*，*伊麗莎白王朝*的許多戲劇家¹³，*培根爵士*¹⁴以及嗣後一段時期里的冷峻的理性論者¹⁵，——所有這些人，都各因其類，有其相同之處，亦有其相異之處。由此看來，*福爾德*¹⁶不能被看做*莎士比亞*的摹仿者，一如莎士

比亞不能被看做福爾德的摹仿者。這兩個人之間，除了受到同時代的不可避免的共同影響之外，恐怕就說不上有什麼別的共同之處了。說到這種影響，不論在哪个時代里，無論是極其卑不足道的小文人也好，或是極其輝煌的天才也好，都是擺脫不了的；我也不想擺脫。

我之所以採用了斯賓塞詩節（一種美不可言的詩節），並不是我認為它比之莎士比亞和密爾頓的素體詩更值得作為詩歌聲律的楷模，而是因為素體詩或則成功，或則失敗，沒有藏拙的余地。也許一個抱負不凡的人所向往的正是這一點。但是，一個受過音樂陶冶的心灵若能把這種韻律（按指斯賓塞詩節——譯者）妥加安排，使其諧和有致，則能產生雄渾綺麗的音響，我在这方面頗為醉心。然而我這個意圖在若干處所完全失敗了；我在此處要求讀者：如果在一節詩中發現了亞歷山大詩節¹⁷，則把它看作我過份粗疏所造成的訛謬。

但是，無論在這個問題上，或是在任何別的問題上，我都是毫無顧忌地信筆寫來。說起來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不幸：作家們絲毫不介意作品的永久性問題，只是斤斤較量於眼前的褒貶。寫作起來總是要顧慮別人的評論。文藝批評原是產生於缺乏詩歌的那種死氣沉沉的間歇時期。詩歌，跟那種一味著眼於調節和限制詩歌之功能的藝術¹⁸，二者是不能並存的。郎吉那斯¹⁹不可能是荷馬的同時代人，布瓦樓²⁰也不可能是賀拉斯的同時代人。何況時下這類批評根本就提不出它自己的見解：它和真正的科學決不相同，往往不是走在人類輿論的前頭，而是走在人類輿論的後頭，甚而以卑劣的奉承手

法，收买我們的某些最伟大的詩人²¹，讓他們把自己的想象力戴上莫須有的桎梏，当上了扼杀天才的同謀犯而不自覺——每天都在扼杀那些或是抱負比他們小、或是時運比他們差的天才。因此，我力求依照我想象中的荷馬、莎士比亞和密爾頓的寫作方法去寫作，完全不去理會那種匿名的責難。我深信，惡意中傷和顛倒黑白唯有引起我憐憫，決不會扰乱我平靜的心境。我自會理解那些不敢吱聲的、狡詐的敵人們意味深長的沉默。我將會竭力從侮蔑、謾罵和詛咒中去擷取責難者們對我的訓誡，也許這些訓誡有助於改正他們在我這第一篇訴諸公眾的、嚴肅的呼喚²²中所發現的不足之處。如果某些批評家的眼力的敏銳能夠媲美其心腸的惡毒，那麼，他們的刻毒的筆墨將會使人獲得多大的教益啊！其實，我怕我是够心術不良的了，竟把他們的微不足道的詭計和无補于事的謾罵，拿來打趣一通。倘若公眾認為我這篇作品一文不值，我一定會在當年密爾頓獲得不朽聲譽的文壇面前低頭認輸²³；而且，只要我還能活下去，我還要從這次失敗中吸取力量，再接再厲，重新從事一件也許不會再是一文不值的思想工作²⁴。我不能設想，盧克萊修²⁵當年构思他那個詩篇時（詩中所宣示的主張，今天仍然是我們的形而上學知識的基礎，詩中感人的雄辯成了人類的奇蹟），他會一邊寫、一邊顧慮着當時那些下流的、迷信的羅馬貴族所雇用的詭辯家要對他的作品進行非難。當希臘成了俘虜²⁶、亞細亞成了羅馬共和國的附庸²⁷，瀕于奴役和毀滅的邊緣——正是在那樣一個時期里，一大群叙利亞俘虜——那荒唐的亞斯他錄²⁸的盲目信徒，以及蘇格拉底和

芝諾²⁹的一批不肖的繼承者，冒用了自由人的名義，助長着權貴的惡癖和虛榮，借此苟且偷生。這些壞蛋，善于以一套肤淺的、似是而非的詭辯，為那種鄙視美德（這種美德乃是奴隸們血肉的一部份）、妄信預兆的主張進行辯護——其實這種妄信預兆，乃是一種致人類想象力于死地的、偷天換日的做法，它起源于東方被奴役的社會，然後使西方諸國皆被卷入漩渦。難道智慧而又思想高尚的盧克萊修，竟會畏忌這種人的訾議嗎？他的近代繼承者——那些可以說是極其卑劣的繼承者，都會不屑于以這樣的條件去看待人生的。

我現在呈獻在公眾面前的這個詩篇，寫作時間不過費了六個月工夫。在這段時間內，我以努力不懈的熱誠從事于這項工作。我一面寫，一面仔細而認真地對自己的作品進行評定。我本當樂于讓它以完美的面目問世，據說多花些功夫修訂，總可以臻于完美。可是我發覺，這種做法固然對於作品的精確性有所裨益，但同時也可能大大地耗損了從心靈涌向筆端的語言和形象方面的新穎，勁健。雖說寫作只花了六個月工夫，構思過程卻長達數年之久。

我相信，讀者一定會細心分辨，哪些是具有戲劇性特點的、用以闡明作品人物性格的思想言論，哪些是我自己的思想言論。譬如說，人們對於上帝所抱的謬誤而退化的概念，在詩中是受到譴責的，但被譴責的並不是上帝本身³⁰。出現在我詩中的一些迷信者，他們對於神的信仰，實在是玷污了神的仁慈性格，與我自己的信仰截然不同。還有，在提倡對人類精神狀態進行重大改革、以促進人類社會制度方面，我決不恭維那

些粗暴的、恶意的情操——这些情操时时刻刻都在伺隙混进极其有益的社会改革中来。詩中沒有报复、妒嫉和偏见的容身之地。唯有爱，被当作統治精神世界的唯一法律，在詩中处处受到贊美。

目 次

譯者序言	III
原 序	1
伊斯兰的起义	13
献 詩	15
第一 歌	23
第二 歌	54
第三 歌	79
第四 歌	97
第五 歌	115
第六 歌	151
第七 歌	179
第八 歌	200
第九 歌	216
第十 歌	235
第十一歌	260
第十二歌	273
雪萊夫人題記	295
注 釋	301

伊斯兰的起义

——一首包括十二歌的长诗

Οσαις δὲ βροτὸν ἔθνος ἀγλαῖαις ἀπτόμεσθα
περαίνει πρὸς ἔσχατον
πλόον· ναυσὶ δ' οὔτε περὶς ἰὼν ἀν εὖροις
ἐς Ἵπερβορέων ἀγῶνα θαυματον ὁδόν.

Πινδ. Πυθ. x. 21

